

派譜序

江之別爲沱而自沱之別視之沱又是江也泰之支爲蒙而自蒙之支視之蒙又是泰也源于沱者源其源而後見江之源一也宗于蒙者宗其宗而後見泰之宗一也此派譜之所由起也噫惟我元帥公卽吾晉姜之水之江山之泰也子姓之蕃衍世德之震耀固足爲東方一大族也合同有譜厥惟舊矣第今之役也議或矛盾勢有掣肘乃以睡隱先生后孫一派爲譜嗚呼昔之合者今焉分矣既分則果於分而止乎曰否推恩之道必自近者始不近於近而徑欲近遠難矣哉苟能各近其近會而通之則江非獨沱之江而凡源于江者同一其江也泰非獨蒙之泰而凡宗于泰者同一其泰也曷嘗以古人親盡則情盡

一語例之而憇然乎哉惟願愈宗之益加修勗也若夫世系原
委德業繼承舊譜所叙盡之矣今不重述焉

癸酉春三月清明日後孫 澈秀謹序

舊譜序

晉山之姜吾宗也自
皇祖元帥公以后代有冠冕名公鉅
卿赫赫繼武爲東國大姓者千有餘祀支分派別兄弟之子
爲堂從堂從之子若孫爲再從三從而後屬浸疏終歸於路
人然顧其初則一也何忍昧昧不知其今之雲仍爲昔某公
之支派而視之若路人哉嗚乎此譜之所以不可不作而其
有關於追遠而惇叙者非淺鮮也宗人姜都事碩老甫專精
致力考出世系次第纂成一譜列錄其子孫而宅相以下不
與焉以同宗爲重故也其追遠之誠敦叙之謹實在斯譜而
吾宗之一大幸也蘇老泉族譜引曰觀吾譜者孝悌之心油
然而生矣余亦曰觀斯譜者亦足以感發其善端而無復有

路人視之歎也况當衰替不振之日苟能因斯譜而上念祖先之遺烈而務自奮起焉下勵子孫之頽習而期以立揚焉芝蘭玉樹之寶滿於謝氏之庭高車駟馬之慶溢於于公之門使之轉今而回昔則抑可見斯譜之有助而尤不爲幸中之幸歟噫老者勸之少者勉之則茲亦不難致也明矣諸君以余齒最長強請爲之弁辭不獲於是乎書歲丁未清和閏下浣不肖后孫通訓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瑜謹序

舊譜序

吾姜氏族譜成於我顯祖肅考丁未乙丑之間未及百年而今有新譜之刊何也顧舊譜年歲寢遠昭穆遞易子姓之

後出者不可以不登載派別之彌分者不可以不開錄非以
求多于前實以繼續乎舊則新譜之作庸可已也嘗論周於
三代而人治最備其於同姓袒免殺於五世親屬竭於六世
上而庶姓已別矣下以戚族已單矣而猶且篤其親親而不
弛敦叙之仁繫以姓而不別綴以食而不殊從宗而合族治
親而序記直至百歲廟不敢遷婚不得通而又命小吏以奠
其係世而辨其昭穆則在先王敦視之時而其不敢致忽於
譜系之事已如是矣至於有宋諸君子圖回三代之故而伊
川程氏曰古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
往親未絕不相識又曰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
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子法究其立意畢竟歸重在譜系

上又宛然成周之家法也譜系之於人顧不重歟吾姜氏自
兩麗之時已著以大姓巨公偉人表表見於史氏之乘指不
勝屈而泊入昭代旁祖通寧公先祖大提學通溪公伯仲
丙派胄胤實熾昌而大顯于世或以德業名或以文章名或
以節諫而顯或以儒素而著間世迭出俱以雄鳴于大東今
雖盛衰不常典刑莫執而各派遙裔蕃衍蔓施于八路之中
詵詵振振不下商孫之不憇而莫不以吾皇祖元帥公同
爲之梟祖磬如木千枝萬葉彙分柯別而同本於一幹則吾
先積德之慶於是可驗而其不常之盛衰又奚足論也是雖
未能得如成周之行其綏食程氏之立宗子法以同宗乎百
世不遷之廟而又烏可不譜其族世係其支別使之一披卷

而知其某人之祖某公行第之今幾何以篤敦宗之道如周
公程氏之奠係世而明譜系哉是宜舊譜之久而新譜之不
得不繼而有作也宗人進士雋氏篤於敦宗而學肉譜刻意
經年因舊譜而新之凡若干卷藏之中行以俟後人其用力
吁亦勤矣書成已久梓行無人同宗之慨然者久矣宗人銓
甫迺糾合宗中之同志者相與鳩出零貲募講鑄樣而印布
之斯亦可謂難矣印事畢走書山間以請弁卷之字余固非
其人而亦不可得而辭之也抑余以爲譜系也者其末也其
流也敦睦也者是本也是源也如吾諸宗氏不徒於末而流
乎是事惟本與源焉相與勉而篤之則是余之深序期望於
諸宗氏者而古聖賢奠係明譜之意於是而其或庶幾焉是

譜也大體凡例悉本舊譜考證論辨甚有發明至於稍變於舊以博士公爲正譜之始而仍以少監公企書雙立不能本於一則似有二尊之嫌矣而未知是正豈亦得已不得已用夫譜之變例者耶覽者活者而諒之其亦可也

崇禎殉社後再辛巳

上之三十七年孟秋不肖后孫通訓大夫前行司憲府掌令潤謹序

舊譜序

自一而萬卽天地自然之數也天地之理吾其性天地之氣吾其心又安得無其數也蓋自一人之身而兄弟生焉兄弟之子爲從從之子爲再從以至於過祖免而遠則曆之若一

源之水分爲千派萬流同入于海而相逢不相識也於是乎古之君子爲之譜譜者譜其族也我 鼻祖元帥公始顯于晉式至今千有餘年之間或以道學或以文章或以勲業或以名節蔚然爲東方世家而後屬寢踈 先蹟隨泯往往有巾行私秉之藏而不能庇四方散處之族則譜可已乎南城之刊世已遼遠西原之印編或訛謬譜可已乎余自十數年以來有志於此事取則於幽柯寓誠於殷鑑撫實祛僞分編起例存百代親親之義象五生生之序秩然立目瞭如指掌庶或爲一家之史而僭猥之誚不敢辭也戊子冬省檄于茂靈之利興靈之族自我 司評公始而環靈而居者亦多焉僉曰譜可梓也余起而拜曰吾志也敢不唯命因加讎校

始乃成秩微靈之族其誰與偕翌年夏堤川熙臣氏龍宮之圭氏俱以通亭公長派次第來會猶恨其不能早圖也一遷其序十易其月幾招覆轍之譏幸免虧簣之歎一字半行莫非精力之所及譜事之難其亦憂憂乎難矣哉噫吾之性情先祖之性情也思所以順之吾之心志先祖之心志也思所以述之則一身天地各自底於和平廣大之域而自一而萬者其將自萬而一矣可不休哉聊以自勉而勉人至若弁卷之文尤何敢然識其事亦吾志也不揆蒙陋略叙梗槩如右云

崇禎四庚寅上元后孫進士元會謹序

舊譜序

譜序以合族而明宗法也古者聖人制禮由吾身以上廟享
止於四世由吾身以旁服制盡於三從而始祖之祭大宗之
服雖百世不改其於追遠展親之義可謂至矣降及後世宗
法廢而教化不明人紀乖亂後之君子有懼焉始爲之譜牒
而程夫子亟稱以爲宗法之遺意其言曰收宗族厚風俗管
攝人心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自是厥後世之氏族莫不
有譜致明乎一本百代之謹而奠係世辨昭穆已載周禮小
史之職則今之譜牒抑亦古之遺制也歟吾姜氏胄於火帝
降于大岳以及我祖 元帥公始顯于東國爲晉陽大家夫
晉鉅州多大姓名族而至若海嶽鍾精飛鳳效異焉則吾姜
地靈人傑之美又非他姓比焉其宜發祥流慶千有餘年道

學文章節義勲業赫赫相聞而先輩長德之稱述名德者有
曰與晉岳爭高與南江金流吁亦盛矣哉然羅麗以上文獻
無徵宣相無譜而然歟入我昭代吾宗之修譜牒不後於
他姓而每歲漢師輪行花樹之會以講棣萼之義是時吾宗
譜事屬之族兄迂軒公允成氏秩既完而未及印繼又屬之
我先君子旣而先子居憂未克卒業而事仍解嗚乎吾宗
之不幸也於是派譜之論始起晉原公派始分爲二大將軍
派又別爲譜而小監公派無所屬焉是豈向日講明惇睦合
族展親之意哉使吾先君子及迂軒公之志事益晦而不
彰噫吾宗之不幸也猶幸遺舛尚餘巾笥之藏可質金石之
案而百年之手澤易泯百世之族姓難合余小子盡然興傷

謀所以合譜而適軒公之孫承旨漢赫氏樂聞其說遂致告于縉紳有位望以頌其事設序於漢師使族孫永夏甫叅定譜例閱二朞而功告訖非二三吾宗其誰與諧嗚乎氏族之興久矣天下萬姓孰不再易三變而獨吾姜興于遠古一姓相傳夫豈無所以然哉蓋聞炎帝育于姜水因以爲姓而又以烈山爲號意者聖人之生其必有鍾得山水之徵而炎帝之世實多聖德佐理皇王功存生民豈非神明之德百世不斬而然歟天壤間靈長之物莫如山水聖賢之鍾得此氣者其理亦宜長也歟此今譜所以別爲溯源一圖以寓不忘承之義蓋亦商周之頌追本乎厥初生民之義也首以甲名編者明爲晉陽之甲族也次以乙名編者明爲吾宗之長派也

先之以五世功總之戚繼之以六世袒免之親九世以上姓
以統其所自出十世以下氏以別其所由分是則合譜之中
實具派譜而大宗小宗之法秩然古制也恍然若祖考在堂
群兄弟子姓列侍乎庭户之間而藹然如復見向日之盛美
也嗚乎今日吾宗後屬已疏先德已邈家無繼志述事之人
族無展親敦宗之風哀無吊慶無賀殆有甚於行路苟自我
祖宗觀乎今日則其不爲爭室閨牆之憂者幾希而棣萼無
交輝之美荆花有分飛之歎則豈不爲吾宗之所可共懷者
哉古之君子視天下如一家視中國如一身况乎同祖之族
共禰之親乎凡我同譜之人苟能念一本而崇其愛敬親百
代而勉其惇睦勿替 祖先之遺烈以爲子孫之觀法焉則

其於収宗族厚風俗而序以明宗法者果何如哉竊念先君子及廷軒公志事不至泯沒幸而成就不揆愚陋略叙顛末云爾

聖上十二年辛酉九月上澣后孫在五拜手謹書

舊譜序

徃在辛酉吾姜之世譜成蓋以博士公爲中祖而四派之合議修潤於漢師者也今距辛酉纔十三年而家乘之論復起於靈茂蓋亦以司評公爲洛鄉中祖而復欲詳序其世次也人或譏其重複而諸宗之議不懈益堅以余粗辨魚魯俾主校讎之役余固辭以爲譜雖一家之私而禮史之學備焉先輩長德猶難其率意筆削况余才謗識淺非徒自視蔑如加

之老邁無能記東遺西舉一廢十者安能堪是役而了其事乎諸宗咸曰子之言似謙矣而實未免迂濶之歸我東世家之修明譜例者雅矣禮節體正之統史法微顯之旨靡不燦然畢具於一家之譜而無復餘蘊矣豈欲使子強其所不能曲意穿鑿於條例之新創也耶唯當按其己定之文具循例隨矩而潤色之而已何必禮史之學如周孔之聖班馬之才大力量大眼目然後始可以修譜歟余曰否否世家譜例雖云昭如日星如以晉陽之系低昂於諸家之譜例多有旁照而不通者蓋譜者所以序昭穆也序昭穆所以明人倫也昭穆一錯糢倫攸斁今日之取信於諸族而握管濡毫於父子兄弟之倫者一有私意干於其間則不何其爲名教之罪人

而將來之誅誚雖欲辭之得乎吾姜之興祖始乎元帥基肇
於晉陽積慶毓祥式至于今千有餘歲偉功令德燁世相望
然而譜牒無徵於羅麗文獻未備於本朝博士公以上上
焉而父子之統緒不明博士公以下下焉而兄弟之派分莫
詳以若睡隱公之博洽值中葉休明之會闡敍先系似爲後
昆之指南而嶺南求譜序首末皆是某公某派疑晦質問之
辭惟文敬恭穆通亭通溪單傳丙派端爲博士公之的傳正
系則吾姜氏族之難明在睡隱公時而已然矣伊時汲汲修
譜之意兆見於序中而迄未之成矣暨肅廟乙丑始克成
編而舛割焉通亭通溪之系序以冠冕乎晉陽之胄者以其
不失乎昭穆之正也以外爲清爲庶散居於八域者亦豈皆

全然無昭穆之序也籍曰無之元帥之祖晉陽之貲固自
如也苟能自我發迹潛德日昇天意改新則異日未爻之慶
安知不爲晉陽之甲族而肅然勃然孰能禦之如欲通同乎
譜系一以史法疑信之科譜家正變之例裁之各祖其祖無
相掩相襲之患則是亦廣收氏族之濶例也雖其派分千百
曷嘗有礙於同出一源之義也夫何牽引依傳於睡隱公所
未諸之昭穆點竄乎墜緒之茫茫改易父子之倫而後迺可
自立於世歟是亦不思之故也年前寶城之偽譜出而虧養
下賤盡化爲簪裾之裔嵬享匪類之祭祖得無父之孫人倫
之變至於此而極矣猶尚賓賓昧昧頓然不知明有王法幽
有神殛又何暇論於世間有羞恥等事乎每與諸宗語及此

事未嘗不一言而三歎也嗚乎晉陽之支裔其麗不億而司評公子孫日以衰微遍觀諸族無一人通籍於朝著且繼嗣中絕十居三四此正天人悔禍自新迓祜之機而乃返以偽譜刊行隱然視以爲誣祖博全之奇貨何哉心術之暗溺如此它尚何說哉吾言痛矣諸宗得不慨然於心耶際修家秉洗滌垢陋甚是穩合情理但去年修一譜今年修一譜則雖萬般苦口說精白修之人孰信之其必曰貧泉內流眉山外峙重複之譏烏可免乎余所以終辭而不欲承當者此也諸宗作而謝曰辛酉之譜一一親經本孫縉紳之查拔深得謹嚴之體惟吾司評公一派寥寥落落於百年之沉滯以位若望無世序知名之家故間或有一二訛謬縉紳見欺而不能

發有司逡巡而不敢舉天倫昭穆是豈顏色間事而掩慝蓋
覆於百世之文獻乎此家乘之不可以不修者一也從今僞譜
爛漫於軍民之架問於本孫夏未聞有巾行之藏不以此時
修整其系搜索僞譜付諸回祿如復巒然一再傳而時移事
往雲水俱空則疇能辨眞贗於珷玉之相混乎此家乘之不
可以不修者二也而况驪興卽吾司評公衣履之藏而三
百年香火之所也編錄其子孫之十世相承派分支別之序固
其鑄鑰藏弃於歛閣則此與古之良史氏名山藏同其揆矣
家乘之不可以不修者三也傍人重複之譏亦何足恤焉而不
不思深遠之模乎不有博士公合譜之系則無以明吾之所
由本不有司評公家乘之修則無以詳吾之所自出大德敦

化小德川流各一其義而豈非金行而不相悖者乎子何辭之過也功役告訖因次其經略時問答之言弁之於卷而若

夫世德淵懿不復贅述云

聖上十年癸酉二月上澣后孫寅會拜手謹書

舊譜跋

於戲譜可無也亦不可無也古者敦叙九族時庸展親故恩無違族義不廢親倫紀修而風俗厚當是時譜可無也逮夫降而後也宗法一壞世道益下功總袒免之親至有不識面者卒與之相遇則曾不知其叔侄兄弟之序視之殆同於路人甚者不啻如仇讎尚何望其叔族展親乎倫紀日以壞風俗日以渝肆後之君子有懼焉於是乎作爲譜牒使人人莫

不知其先系之所自出後派之所由分有以興孝悌之心而
勉敦睦之行裁厚薄而均其恩審輕重而節其義則譜亦不
可無也晉山吾姜氏之爲世族也久矣子姓綿延簪纓相襲
名公鉅卿世濟其美德業文章載在國乘至今班班照人耳
目何莫非貽模積善之致然也而惟我元帥公以後殆將
千餘載其間世系多所失墜蓋由於譜牒之不傳而豈亦謂
其可無也而不之作耶吾宗人心州經歷碩老懼先蹟之
或就泯沒憫後屬之寢以疏遠反覆詳證質疑辨訛勤搜博
訪纂成世譜宗派則遍及遐陬而無論乎貴賤蓋恐其宗系
之或漏也外枝則只錄宅相而不反於遠裔蓋慮其外姓之
相混也至於元帥公以下十六代得之於嶺南宗人之家

譜而意或有代數之顛錯名字之訛誤不敢斷然爲是亦不敢闕然不收別錄于始祖之後亦出於傳疑之意也吁其用心亦勤矣其亦有見乎譜之不可無也歟譜既成藏諸巾行有年矣今長潭府使碩耆卽其季也曾爲湖南之幾豐府宗人之同時出宰湖嶺者又若而人與之往復相議將割劙而行之未及始手遽以事罷歸常自慨然不釋于心矣及典是府遂乃縮廩捐俸鳩財募工未數月而告訖噫千年所未成之譜成於迺兄之手而迺其弟克卒其事以壽其傳斯亦元方季方也已矣顧安知夫吾先世遺教餘澤百世不斬天寔默佑於冥冥之中而其亦有待於今日也耶嗚乎古聖人制禮之意豈偶然哉上殺下殺以至旁殺而正統則雖遠

祖猶服齊衰所以崇愛敬之實也同宗則雖百世不通媒妁
所以勉敦睦之意也一人分爲兄弟兄弟而至於親盡者勢
也勢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服以叙其親譜而合其族譜
者蓋所以明其服雖可盡而情不可盡也其不可盡者不與
其可盡者而同盡則譜者安可無也從今吾宗人之得此譜
者皆能詳其所自出而攷其所由來知吾身一源之分而崇
其愛敬重同宗百世之誼而勉其敦睦以不墮祖先之家
訓以永樹喬木之風聲退而修諸家進而施諸國贊興禮樂
儀範當世則其所以管攝人心收宗族而厚風俗者實在於
斯斯其所以不可無也在昔唐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推以
至於平百姓而協萬邦今我

聖上既自明其明德又能親親而仁民爰命一二臣設釐正廳璿源寶錄煥然重新而吾宗譜牒之刊行適當斯時則一國臣民舉皆囿於平章協和之中而吾宗諸人實先與焉譜牒之作豈特一家之序不可無也抑亦爲國者之不可無也如是夫

皇明崇禎紀元之後五十有八年乙丑天中節后孫通訓大夫前行兵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錫圭拜手謹跋

舊譜跋

惟我晉山之姜世序稱望族而譜牒無傳源派莫徵宗門諸族咸以是病之久矣家兄經歷君慨然有志於合族修譜廣集京外之私記考其世數之次序派分類別泝源如流厯數

載而成之其勤亦至矣久欲剖劂而行之顧私力未易辦得
謀所以鋟梓於同宗之爲邑宰者而適余出倅長淵捐俸鳩
工工幾訖功偶以事罷歸家兄又自江都繼而完之閱數月
而告畢板凡七十有七葉凡一百五十有三分爲上下兩卷
某祖之所自出某派之所由來一開卷而瞭然若指掌而數
十代宗系之派井井不紊可以與古之風俗通氏族志企傳
于世豈非宗門之一大幸也至如窮鄉僻邑散處之人或不
無見漏之歎而耳目無所及不得同收而載之日後追補刊
行之舉亦豈無其人也哉工告訖姑識而跋之尾如此時乙
丑仲秋也后孫通訓大夫前行長淵都護府使碩耆拜手謹

